

7

关原

池波正太郎 / 著
蔡鸣雁 / 译

真田 太平记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真田太平记◆关原

蔡鸣雁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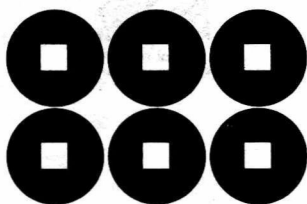
北京汉网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七曜文库

池波正太郎

IKENAMI SHOTARO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一章 家康西上

第壹话

“真田安房守可没打算只在信浓的上田作战。”

另一种说法是——

八月二十四日的夜间，东军里唯有藤堂高虎的部队开进了美浓的赤坂地区，其余部队则在吕久川畔野营。果真如此的话，西军若采纳宇喜多秀家的提案搞个夜袭，或许便可驱逐赤坂的藤堂部队，供西军来此安营扎寨了吧？

总之，第二天（二十五日）时，东军大半汇集到了赤坂。

赤坂驿站南面有座不算太高的山丘名唤“冈山”，也就是今天的御胜山。登上这处山丘南眺，便可将对面一里外以大垣城为中心的西军阵营尽收眼底。

“将这冈山作为内府公的本阵，挺不错吧？”

福島正则对德川家康的军监本多忠胜和井伊直政说道。

忠胜和直政均无异议。

东军占据了岐阜至赤坂沿线，跟西军的大垣城遥相对峙。如此看来，决战地点就该在这附近了。所以必须尽早请德川家康出马。

可是，这位统帅兀自在江戸城里稳坐泰山。

就连一直耐不住性子嚷嚷“没关系，将大垣拿下来吧”的福島正則都知道，宇喜多秀家的大军如今业已开进大垣。他似乎改变了想法，不再认为能不费吹灰之力击破对方。

“赶紧把这想法报告内府公吧。”

无须正則多言，两位军监是日一早便向赤坂派出了急使。

东军从竹林中砍来很多竹子，系上五颜六色的布，沿冈山的山麓林立至顶。从大垣那边看去，就犹如东军的先锋部队组成了出人意料的大军。

（莫非一部分敌军要继续推进，越过关原，直奔佐和山城？）

石田三成似乎坐不住了。

（中山道被扎营赤坂的敌军控制，这样的话，要不要分出一部分兵力去足以牵制住赤坂的地方……）

事实上，武光忠栋正是因此才去了大垣西南一里远的长松砦，无奈东军甫一开进赤坂，他便弃砦逃向伊势。

忠栋固然不算出类拔萃的武将，却又非胆小懦弱之徒。他的临阵脱逃，完全是因近在咫尺的西军统帅石田三成无意向长松地区增派援兵，以致他无法御敌。

换言之，对石田三成——不，对西军而言，长松砦无关大局。

赤坂和长松之间由此畅通无阻，虽不至于包围大垣，却总归构成了监视大垣的态势。

二十五日之夜，福島正則派众军士手持火把，从赤坂朝着关原前进，又让他们往返于两地之间。

从大垣看这阵势，犹如东军正源源不断抵达关原。

倘若那些“部队”向西横穿关原，抵达琵琶湖畔，便可南瞰石田三成的佐和山城。

三成慌了神，如坐针毡。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派急使赶赴已返回越前敦贺的大谷吉继那里，希望他火速出阵。

该使者出了大垣城，南下越过南宫山之南麓，行经关原。

南宫山的海拔不足五百米，日后却具有重要意义。

概言之，南宫山北侧是通向关原的中山道，现下由东军牢牢掌控；而其南侧贯通关原的道路则由把守大垣城的西军控制。

南宫山将通向关原的道路分成南北两地，而关原则是通向近江甚至大坂的要地。因此，石田三成想让大谷吉继加强对关原的防守。

使者于二十五日的夜间从大垣出发，是三成的两名侍卫。他们谙熟这一带的地形，夜走山路亦不会迷失方向。

同样是二十五日的夜间……午夜时分，大和守山中俊房突然现身于近江国甲贺村的山中府邸。

俊房随德川家康东下，亲自指挥人马以打探诸将动向。眼下，他把后续事务交给了江户德川家康身边的堂弟，只身回了甲贺。

山中俊房素以忍者组织的完备和人数众多而自豪，不料此时竟觉得人手短缺。需要刺探的对象实在太多，他甚至需要派手下的忍者去往遥远的九州和会津的上杉氏地盘。

僧正峰和近江长比的忍者小屋不知被谁偷袭，共计十七名山中忍者遇害，而且这两处忍者小屋地下仓库中储备的火药和其余忍者道具均被一同炸毁。这件事已然传入俊房耳中。

（这是真田家草者干的……）

大和守俊房凭直觉认定。

“不可能吧？”

堂弟山中长俊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跟你想的不同。”山中俊房苦着脸道，“真田安房守可没打算只在信浓的上田作战。”

“嗯……”

“我们不可大意。跟数年前……不，跟故太阁殿下征朝那时相比，真田草者可是在近江扎根了呢。”

山中长俊当然知道此事，但他没料到真田草者竟会远离主家前线，暗自活动。他无法想象草者会在近江及上方扎根得如此之深，团结得如此之紧。

德川家康决定从攻打上杉氏的路途上扭头西向，跟敌军决战，所以山中俊房通知全体被派去协助攻打上杉氏的忍者返回甲贺。他本人则直到看清形势，认定家康西上没有障碍之后，才穿越战火未平的伊势，经铃鹿峠返回甲贺。

山中俊房刚一回到府邸，便将待命的忍者们召来吩咐道：“别放过任何一个从大垣赶往近江、京都和大坂方向的石田三成的使者！”

第貳话

若不将压倒敌方的兵力集中到大垣城，三成就难以安心。

同天夜里，山中俊房抵达甲贺的府邸之前，石田三成派往敦贺大谷吉继处的两名使者便跨上骏马，从大垣城动身了。

因之，当山中忍者们按照大和守俊房的命令开始行动时，两名使者早就穿过了关原。翌日（二十六日）一早，他们沿着琵琶湖的岸边策马北上，当天傍晚便抵达敦贺。

大谷吉继得知情况，立刻着手安排北陆方面的防守工作，火速动身前往关原西南的山中村安营扎寨。

二十六日清晨来临前的那一夜，石田三成几近失眠。

他的忐忑不安一直无法消除。岐阜城的织田秀信虽然奋战，东军的先锋部队仍如怒涛般将岐阜攻陷，轻易扫平了合渡川盟军部队的抵抗，一眨眼便在赤坂排开阵势。

石田三成关注着他们的动向，大气都不敢出上一口。他那墨守成规的脑袋里，从此无论如何都抹不掉西军部队在兵力上处于劣势这一情况。

但是，宇喜多秀家的军团既然抵达了大垣，眼下就算处于劣势亦该相差无几才是。而三成偏偏就对这些微的劣势耿耿于怀。

他太担心跟家康的决战开始前就会损兵折将，结果不仅激怒了从九州前来相助的猛将岛津义弘，更惹来重要臂助宇喜多秀家的厌烦，让西军的士气蓦然低落。

（没办法了……）

三成等不到天明了，他希望坐镇大坂城内的统帅毛利辉元亲来掠阵。若不将压倒敌方的兵力集中到大垣城，三成就难以安心。

“快去！”

携带三成书信的使者由五名骑兵保着，太阳尚未升起便从大垣出发，沿南宫山的南麓直奔关原。

一行六人驰过关原小盆地，沿山路从柏原赶往长沼附近。

突然，南侧的山林里射来了好几支箭——

不止五六支箭。箭纷纷从山林中射出。

“哇……”

“啊……”

两人、三人……骑兵们相继中箭，从马上跌落。

（难、难道敌人攻到这里了？）

携带石田三成书信之人名叫池尻勘太夫，三成对他甚为信任。他昔时战功赫赫，而今却进退维谷。

（无论如何都必须赶到大坂……）

他如此想着，狠狠踢向马腹，往前猛冲，摆脱敌人袭击。身后传来骑兵们的惨叫。池尻听不到背后伙伴们的马蹄声了。

“狗东西！”

池尻勘太郎左手紧执马辔，右手拔出长刀，一边策马狂奔一边游目四顾。可是，山林中根本看不见敌人的身影。

（好像是逃出来了……）

他估计那是东军的小股兵力来这附近侦察。五名伙伴悉数中箭倒地，但他觉得自己好歹逃了出来。

（快点……只差一点，只差一点点了……）

池尻勘太夫策马狂奔。

流入琵琶湖的天野川沿岸道路两侧，山峰向西绵延。一旦在山间遇袭，那便无路可逃。

（咦？）

池尻的耳朵捕捉到了身后的马蹄声。

（噢……是谁突围跟上来来了，是又左卫门还是小兵卫呢？）

池尻勘太夫的胆子壮了，哪知回头一看却吃了一惊。

确实有个汉子纵马从背后奔来。

那匹马像是同伴的马，骑马的汉子却不对头。那汉子未着军装，乍一看去，打扮像是这附近的百姓，却必是敌人无疑——他抢了同伴的马，追赶池尻而来！

（可恶……）

池尻策马狂奔之余，确认了追踪者只有一人一骑。

（好！干掉他算了！）

池尻打定主意，勒住缰绳，停下了马。

“来吧！”

正当他掉转马头之际，追击者的马出现在了杉树林对面的蜿蜒小路上。好像是个身材矮小的汉子。

只见那汉子腰杆一挺，赫然已是箭在弦上！

池尻尚未反应，汉子的箭便离弦飞向他。

池尻想躲，却没能躲过。那支箭扎进了他的咽喉。

“唔、唔、唔……”

池尻撑不住了。纵然如此，他依然几次舞动长刀，圆睁怒目，强忍着没有当场落马。这时，策马追来的汉子扔掉了弓，拔出腰刀，手起刀落，斩向了池尻勘太夫的脖颈。

池尻的脑袋虽没被砍掉，咽喉和颈部却是伤势致命，回天乏术。他甚至无暇惊呼，便从马背上跌落下来。

紧迫着他的汉子停下了马，死死盯着落马后一动不动的池尻勘太夫。

池尻的马向关原方向狂奔而去。风吹动着云朵，遮蔽了太阳。汉子翻身下马，持刀走近了池尻的尸体。

他是一位老者。

老者几近斑白且稀疏的头发在头顶扎成茶刷式发髻，灰色的窄袖和服配着窄筒和服裙裤。耷拉着的眼皮下面，一双小眼睛的光芒非同寻常。

那正是山中忍者——猫田与助。

现在，他恐怕该有六旬了吧，脸上的皱纹沟壑纵横，气色却好得很，而且那色泽竟红润得宛如少年。

猫田与助确信池尻勘太夫断气之后，轻轻靠近，弯下了腰，从池尻怀里抽出石田三成写给毛利辉元的信函。

这时，八名山中忍者追了上来。八人都有骑马。

猫田与助站起身来。

第叁话

“我不要命了！只要跟真田草者斗上一番……
不，我誓要杀掉马杉市藏的女儿阿江。这是与
助最后的心愿，求您了，求您……”

紧跟而来的八名山中忍者均是土民打扮，手持弓箭。

猫田与助问道：“全消灭了？”

忍者们点了点头。

“很好。不要放松警惕！”

“与助大人要去哪里？”

“我有件事必须回甲贺向头领大人报告。”

将包括池尻勘太夫在内的六具尸体藏进树荫之后，八名山中忍者又向关原方向撤回。

猫田与助跨上一名石田骑兵的马，奔向甲贺的山中府邸。

另几匹马则是四下乱跑，不知跑向何方。

天尚未黑，与助便抵达了甲贺。他在山中府邸门前下马，站在空无一物的防护河前，等待着府邸大门前方的“吊桥”降下。

门内放哨的人从瞭望孔中确认了来者乃是与助。

须臾，“吊桥”又吱吱呀呀收了起来。

一眨眼间，猫田与助穿过几道土墙和石墙，来到后院一角的大银杏树下。

猫田与助单膝跪地，眼前是一道类似仓库的建筑物的白墙。

与助对着那白墙说道：“与助回来了！”

白墙的一隅张开了一个三尺见方的正方形开口。

只听大和守山中俊房缓缓说道：“进来吧。”

待与助闪身进去之后，那扇小门便又悄悄合拢。

宽一间的走廊对面是板门，只要拉开板门就会看到一间近十坪的铺着地板的房间。房间里砌着很大的地炉，山中俊房就端坐地炉之前。

“出什么事了？”

“您看，这个……”与助递上从池尻勘太夫怀中搜出的石田三成的信，解释道，“我猜是从大垣派向大坂的使者……我们将六个人全部结果了。”

山中俊房点了点头，打开信匣。

读罢，他说道：“你立功了！”

“果然是给大坂的？”

“是啊，想要请右马头（毛利辉元）出马。”

山中俊房将石田三成的信重读了两三遍，仿佛盘算着某事。

见状，猫田与助问道：“我可以退下了吗？”

“噢……等等！”

“有何吩咐？”

“你去趟大坂吧。”

“去大坂？”

“倘若右马头真的率大军出战，咱们这边可就糟了。”

“啊……”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不让右马头离开大坂。”

山中俊房对与助耳语了一番。

猫田与助摇了摇头，眼神中满是哀恳，求道：“求您了，与助无论如何都想和真田草者斗上一番。”

“你是说——不想服从我的命令？”

“唉……”与助乱蓬蓬的头发微微颤抖着，耷拉着的眼皮下面的双目中充满了强烈的怨恨，放出针一样的冷光，“头领大人……”

“嗯？”

“大坂这项任务，就算不用与助，亦有很多忍者能出色完成！”

他这话确实不错。

山中俊房的打算是在大坂城内散布谣言。他要通过这些流言飞语，使右马头毛利辉元认定眼下不可轻离大坂，更不可离开秀赖大人身边。

山中俊房似乎很快便想到了这个计策。

诚然，这项任务完全没必要强加给猫田与助，更不是非他就不能完成。只是与助恰好就在眼前，所以俊房才一下子想到将他派去大坂。

然而，俊房身为头领，若允许对方抗命的话，又如何再警示别的忍者？

山中俊房紧盯着猫田与助，目光尖锐而凌厉。

突然间，与助大喊道：“我不要这条命了！”

“你刚才说什么？”